

YA NIU

哑牛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哑牛

曹文轩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哑 牛

曹文轩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商务印刷厂排版 江苏建湖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5 插页2 字数68,000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4493 定价: 0.54元



目

录

静静的小河湾·····	1
葫芦儿·····	10
哑牛·····	23
弓·····	41
鱼鹰·····	59
太阳挂在天上·····	71
红蜻蜓·····	80
红枣儿·····	92
手套·····	103
第十一根红布条·····	120
守夜·····	133

静静的小河湾

有那么两个孩子，我总忘怀不了他们……

那天怪清闲的，我散着步，来到公园后面的小河湾，只见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倚着白杨树，一对小哥儿俩在河滩上撒网打鱼。反正没事，我便坐下看着他们打起鱼来。

小哥哥约十四五岁，歪戴一顶坏了顶的小草帽（我敢断定，这准是谁丢在水里，他捞起来戴在头上的）。他不停地吹着口哨，那古怪的，显得有几分夸张的翘鼻子，更给人一个滑稽可笑、调皮捣蛋、不受管束的印象。小弟弟七、八岁，还是一个没主意的小不点，只会提着小鱼篓，光着脚丫子，象尾巴似的跟着哥哥呢。

小哥哥转身看见了我，脱下草帽，学着拉兹的怪模样，俏皮地向我鞠了一躬：“叔叔，你好哇？”

小弟弟连忙放下鱼篓，学着小哥哥的样儿说：“叔叔，你好哇？”那鱼篓没放稳，倒了下来，鱼在地

上啪啪直跳，慌得小弟弟连忙去抓。

我被小哥儿俩的滑稽神态逗得真想笑出来。

这时，小哥哥猛一转身，手中的网哗地飞出，降落伞一般在空中散开，落进静静的小河里。等了一会儿，他拉呀，拉呀，拉得那样吃力，莫非网里有大鱼？小哥儿俩的眼睛睁得圆圆的。啊，网里没有鱼，却从河里又拉起一张网——一张长长的片网！

小弟弟几乎要扑到拉起的网上，欢叫着：“哥哥，一张多好的网啊！”



我禁不住凑上去仔细一瞧，的确是张难得的好网，它是用上等的尼龙线织成的，网眼匀称，宽窄相宜。我用力拍拍小哥哥的肩，意思是庆贺他得到了这一了不起的意外收获。

小河湾那边，一个钓鱼的小伙子站起来喊：“喂，小孩，你们拉到了一张网吧？”

“是啊，”小弟弟得意地回答，“一张最好最好的网！”

“是我的。”小伙子说，“那天夜里我乘筏子下网，没想浮子重，流水急，网沉了，我捞了好几天啦。”说完，放下钓竿走了过来。

瞧那小弟弟，后悔得简直要咬掉那讨厌的舌头。没想到小哥哥却很爽快，将网洗得干干净净，叫小弟弟给那人送去。不过，他的眼睛一忽闪，又把小弟弟叫住，转而朝那小伙子说：“你先别过来。你说网是你的，那你说网眼几指宽？”

小伙子楞住了，好半天才结结巴巴地回答：“一……一指，呀……不不不，三……三指！”

小哥哥骨碌碌翻了翻眼睛，用舌头舔了舔嘴唇，问：“哪天丢在这里的？”

“昨……昨天，不，前天夜里。”

小哥哥看了一下网被水沤浸的程度，顿时，脸上露出一副鄙夷、不屑一理的神情：“你别过来了！哼，真不知害臊。”

“是我的。”小伙子仍然跑了过来。

小弟弟抱起网要跑，小哥哥一把夺过，扔在地

上，摆出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：“看谁敢动！”

那小伙子穿着一件大尖领的花衣裳，脑后的头发长得象绵羊屁股似的。小弟弟好奇地问：“你……你是男的呀，还是女的呀？”小哥哥讥讽道：“傻瓜，叫叔叔阿姨呗。”

我坐在河坎上，差点没噗哧一声笑出来。小伙子的脸皮挺厚，抹了抹嘴说：“怎么，不打算给我网？”

小哥哥不予理睬，仍然撒网、吹口哨，他瞧不起这种人！过了好一会，他才回过头轻蔑地问：“喂，你玩过网吗？”

“我打鱼的时候，恐怕还没有你呢！”小伙子说。

小哥哥恼火了，把网抛给我，毫不客气地要我做验证人：“叔叔，你告诉他网眼是几指！”

我只好遵命，用手指捅了捅网眼，二指挤不进，一指又显宽，我公正地宣布：“一指半。”

小哥哥给那个小伙子一个厉害的白眼，对小弟弟说：“回家啦。”小伙子上来要拿那张网，小弟弟紧张了：“哥哥，他……”

小哥哥头也没抬，朝小弟弟不真不假地说：“真小器，让人家抱抱嘛，又不抢你的。”

“小孩，你恐怕还是少先队员吧？”小伙子对小哥哥说。

小弟弟骄傲地抢着回答：“我哥哥是‘三好’，每年戴大红花哩！老师告诉爸爸，说哥哥什么都好，就是有点……有点油里油气的，说话带刺刺。”

小哥哥瞪了小弟弟一眼，小弟弟不吱声了。

当着我的面，小伙子不好硬拿孩子的网，说：“小孩，我给你一些钱。”

小哥哥象被马蜂螫了一下，皱起眉说：“你有多少钱？”

“五块。”

小哥哥摇摇头，小弟弟跟着也摇摇头。

“十块，成了吧？”

小哥儿俩仍然摇摇头。

小伙子想了想，开玩笑说：“那么，我用我的人来换。”

“人换？”小哥哥上下打量着小伙子，然后将头摇得象拨浪鼓，“那我更不换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小哥哥尖刻地说：“你……你值几个钱！”

小伙子气恼极了，伸手抱住了那张网。

小哥哥收拾完自己的鱼网，走到小伙子面前说：“抱够了吗？给我吧。”小伙子不给。小哥哥歪着脖子：“就算是你的，借我玩两天，总行吧？”

“你是哪儿的？”

“中国的。”

“老师叫你这样跟大人说话的吗？”小伙子板起了面孔。

小哥哥用手指点着自己的翘鼻子：“那我是美国的呀？美国的小孩也不会赖人家的网。”

小伙子气得眼都红了。

小哥哥却调皮地用口哨吹起那支流行的印度尼西亚歌曲来：“哎哟妈妈，你不要对我生气。”他还故意地朝那小伙子摇头晃脑，用脚有节奏地打着拍子呢。

小弟弟蹲在地上，仰着脸，两只小手托着下巴，挺有趣地看着自己的哥哥。

我看得真切，那小伙子的脸扭歪了，变色了，终于忍受不住孩子的嘲弄，抱起鱼网走了。小哥哥的口哨声嘎然而止。小弟弟从地上站起来，好象随时要跟着哥哥出击，去进行一次冒险的行动。我预感到一场冲突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。

小伙子朝前走着，十米、二十米、三十米……突然，只见小哥哥一踢脚，甩掉还没系好的鞋子，呼地蹿了上去，眨眼工夫扑到了小伙子面前，高喊着：“把网给我！”

“滚开！不滚开，我就揍你！”

“你敢!”小哥哥勇敢地挺起小胸脯,“打呀!”

小伙子的拳头落下了,我再也不忍看下去,上前护住孩子,气愤地斥责:“太不象话!看他们是孩子,你就这样欺负人吗?!”这时,周围几个人也纷纷跑来观看。我以目击者的身份,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家。理所当然,那小伙子遭到了大家一致的谴责。

“不管怎么说,鱼网是我的!”小伙子抱着胳膊,仰面朝天,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。

“网眼多大,你没说对!”我向他指出。

“我有两张网,搅混了。”小伙子在胡缠。

小哥哥挺有心眼,他走到小伙子面前说:“现在看准了吧?那你说一说,这网多长?”

小伙子万万没料到孩子又来这一招,显然慌神了:“二……二十,不三……三十米!”

小哥哥听罢,笑起来:“网多长有按米算的吗?是按步跨的,懂吗?”

小伙子一副窘态:“三……三十步。”

我决心继续主持正义,对小伙子说:“跨吧,二十九步是你的,三十一步也是你的。”

“跨,跨!”人们催促道。在众目睽睽下,小伙子只好硬着头皮跨起来: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他只跨了二十步,再也不跨了,要将网跨完至少还有二十步呢。

“没意思，算我白送一张网给这两个臭孩子！”说完，讪讪地跑了。

“欢送”他的，是一片耻笑声。小哥哥往地上猛啐一口：“呸，还是个大人呢！”说完，将那网理得平平整整，放在地上，然后跑去穿上鞋。这时候，小弟弟抱起那张网朝鱼篓里塞。不知为什么，小哥哥的脸色骤然变了，冷冷地看着弟弟。突然，他一个箭步冲来，啪地一声，在小弟弟的屁股上狠狠打了一巴掌。小弟弟跌倒在地上，回过头来，望着哥哥圆瞪的眼睛，嘴唇颤了颤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，终于，两颗亮闪闪的泪珠滚落下来。

人们纷纷责备小哥哥。他根本不理，指着不远处一所公园管理处的房子，厉声命令弟弟：“把网送去！”

小弟弟站起身，抱起鱼网，呜咽着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
“拿别人的东西，是可耻的！”小哥哥的眼睛象两颗燃烧的火球，冲着弟弟的背影大声叫着。

顿时，人们默然无声，一齐用惊诧、赞扬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歪戴着没顶的破草帽、泥猴儿一般的孩子。这是个嫉恶如仇、心灵纯洁如玉的孩子！

小弟弟送掉鱼网空手回来了，那眼睛还在乞求

哥哥的饶恕。啊，真是个好情义的好哥哥，他原谅了弟弟，将网往肩上一撩，象刚才一样，轻松地说：“回家喽！”说完，又象玩杂技似的推过那辆自行车，抱起小弟弟，让他坐在车档上扶着车把。他回过头，摘下小草帽，朝我怪模怪样地点点头：“叔叔，谢谢您啦！”说罢，将那顶没有顶的破草帽歪扣在脑袋上，使劲登了登蹬脚，车渐渐离开了静静的小河湾，朝着绿色的田野驶去，前面又传来了一串悦耳的口哨声……

葫 芦 儿

记住吧——这是发生在十年内乱中的事。那时候的人们多傻呀！

老杨树上的知了叫完最后一声，秋天悄悄来到响水湾。

这天早晨，葫芦儿扛着一张新结的鱼网，踏着长满青草的田埂，走向小河边。弟弟水娃背着鱼篓，跟在他后面。

葫芦儿十二岁，壮实得象段木头墩子。他爱咬嘴唇，嘴巴老是闭着，有一对深嵌在眼窝里的眼睛和鼓鼓的腮帮。他很少说话，老师说他是个“闷葫芦”。

秋天的早晨，凉丝丝的，水娃还光着膀子，葫芦儿脱下褂子给他穿上。

柳树下的河滩上，葫芦儿抓着网，憋足劲，猛一转身，网从手中飞出，轻轻地落在绿色的河水里。他

把网绳往左手腕上一绕，慢慢地拉着。弟弟水娃望着水中的网。

在河对面的堤岸下，丁丁站在草丛中，用亮闪闪的眼睛盯着葫芦儿的一举一动。“他打鱼干嘛呢？”丁丁扑闪着长睫毛寻思着，“赚钱，一定是赚钱！告诉马老师去！”他撒腿朝学校跑去。

马老师听了丁丁的报告，当然很重视，但又有点不相信。他是了解葫芦儿的，这孩子默不作声，心地可好。同学的凳子坏了，他默默地递过自己的，自己却搬了一块大石头倒竖着当板凳。来了马戏班，一个小不点的孩子看着不着，就让他骑在脖子上，自己却累得汗淋淋……这样一个孩子，怎么学会了赚钱呢？马老师决定去找他谈谈。

响水湾是个水乡，一条小河将村庄隔成两半，河上架着一座木桥。前几年，这儿很热闹，小商小贩常到桥头做生意，可是，自从“堵了资本主义的路”以后，桥两头就冷清多了。现在，除了几个小孩在玩，只有葫芦儿在卖鱼。他把鱼摊在几张荷叶上，手里抓着杆小秤。水娃蹲在一边，好奇地看着哥哥。

马老师冷冷地站着。他简直不相信眼前这个“鱼贩子”就是葫芦儿。

葫芦儿做完一笔生意，用沾着鱼鳞的手数着钱，

喜孜孜地塞进裤兜里。当他抬起头来时，碰到了马老师那锥子似的目光。他哆嗦了一下，慢慢低下头去。

“还不把鱼收起来！多扎眼！”马老师瞪了他一眼。

葫芦儿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把话咽了下去。他把鱼收进鱼篓，拔脚往家就走。

马老师看看手表，说：“上课时间到了，你到哪儿去？”

葫芦儿把网和鱼篓交给水娃，说：“把褂子给我！”

水娃脱下褂子，不禁打了个寒噤，直摇小脑袋：“凉！”

马老师责备道：“葫芦儿，你弟弟的衣服呢？”

葫芦儿不吭声。

天真的水娃毫无顾忌地说：“我没褂子。妈妈说，等有了钱，一定给我买，买两件！”

葫芦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他赶紧闭上嘴巴。

二

葫芦儿一家八口人，爷爷和奶奶都老了，走路离不开拐棍儿。弟弟和妹妹还小，只知道玩耍、哭鼻子、张嘴要饭吃。爸爸也不能干活。那年进城运肥料，

船过急水口，掌舵的一慌，船头直冲石桥墩。爸爸见了，拚命抵住桥墩。船与桥墩擦边而过，爸爸一脚踩空，把腰摔坏了。爸爸到处去治，花光了家当，也没治好。队里倒是对他不错，每年给他几百工分。可是爸爸说：“大家都不富裕呀，我忍心让别人养活吗？”一家八口人，就靠妈妈一个人干活，紧巴巴地过日子。

葫芦儿觉得自己长大了，该自己养活自己了。他把板凳和书包拿了回来，扛着一把特大的钉耙走出门去。

“回来！”爸爸大喝一声，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他望着爸爸：“让我干活吧！”

妈妈眼里闪着泪花，从他肩上卸下钉耙：“你还小哇。”

葫芦儿只好回学校。一天，他跟水娃在河里摸河蚌，看到几个渔民的小孩在河里撒网，心里突然亮了。他挎着竹篮，一口气跑回家，见到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给我结一张鱼网吧！我要打鱼卖钱！”

爸爸沉默了。他喜欢葫芦儿，小小年纪，就知道帮大人分忧。可是，他没有应允。爸爸以前当过村长，乡支书，后来因为没有文化，主动要求辞职了。他想：让这么个孩子去撒网打鱼，挣钱糊口，人们会怎